

散文

怀台坤兑川

■ 卢蕴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于这土地爱的深沉——摘自艾芜的《我爱这土地》

怀台坤兑川怀着怀台坤兑河，囊括了天义号村的12个村民组，至105省道天宝同村新地组地段出川，怀台坤兑河也在新地附近汇入敦德浑地河，敦德浑地河在下多巴其拉汇人苇塘河，苇塘河最终在克什克腾旗海拔680.9米的最低点多巴其拉清水口流入西拉沁河。怀台坤兑川全长63.60公里，属于西拉沁河二级支流流域。流域面积423平方公里。

怀台坤兑川自北向南，川南属于燕山北麓余脉七老图山向北延伸部分，川北是熔岩台地，俗称漫甸，属于前进村。发源于上头地散包梁东麓的怀台坤兑河流程经全域。有川就有河，所以，古时的六大川泛指六大河流。怀台坤兑川主产小米，盛产杂粮杂豆，是名副其实的米粮川，它养育了我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

从新地村西横穿105省道沿西南方向的水泥路前行，便进入了怀台坤兑川；这里是克什克腾旗东南部的农业基地，原来隶属书声乡管辖，2013年合乡并镇划归土城子镇，属于土城子镇三道大川(乌日都浑地川、敦德浑地川、辉图浑地川)即怀台坤兑川之一，天义号村占据了怀台坤兑川中上游大部分区域，下游属于天宝同村管辖。

进入怀台坤兑川，顿觉烟火气十足，三、五里地一个村庄，鸡鸣狗吠，人欢马叫。相较于漫甸，这里的春天总是抢先半个月，嫩绿的杨树，鹅黄的柳丝，粉白的沙果树，沁人心脾的杏花香、油黑肥沃的黑土地……争先恐后，唯恐辜负了这明媚的春光、慢待了这秀丽的山川。布谷声声，不厌其烦地……归去来兮，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于是乎，现代化农业机械各显神通。覆膜的、灌溉的、种瓜的、点豆的，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黛色的大黑山依然凝重，他是怀台坤兑川的地标，海拔高出后漫甸五百多米，春天总是从山脚一路蹒跚而上，先是开满了杏花的阳坡，尔后是一人高的榛柴在阴坡泛绿，最后是山

散文

喜看今日浩来村

■ 鲍敏杰

阳春三月，一声春雷惊醒沉睡的大地。仿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这个时节悄悄发生着。满怀期待和喜悦，我走进了一个叫浩来的村子，倾听这里最真实的声音，看这里最可喜的变化。

“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只要积极肯干，就能过上好日子。”万合永镇浩来村党支部书记姜凤国满怀感慨地说。

浩来村村民委员会驻地店下组，距镇政府南25公里处，东邻关东车村，南接兴盛义村，西连经棚镇呼必图村，北与青山林场为界。浩来村系蒙古语，意为“干沟”，从字面上看就能想到它曾多贫穷多落后。如今，浩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安宁祥和，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顶的各种落叶乔木，其中不乏枫树，她可是大黑山秋天最靓丽的衣衫……

去年夏天，携几位从外地回乡的发小攀登大黑山，因十几年封山禁牧，已经没有了记忆里的羊肠小道供我们登顶，只好沿着山脊艰难地登上了大黑山最高峰，我们带了一面红旗，在相对平整的峰顶，我们面向红旗和着手机的音乐共同唱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忆起童年过“六一”老师带领我们攀登大黑山那情绪激昂的热闹场景，也怀念着帮助父母手提肩扛在大黑山打山杏的艰苦岁月，看着眼前葱葱翠绿的大黑山，不由感慨大黑山那几欲灭顶的灾难，五八年大跃进，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赶超英美钢铁产量，书声公社在大黑山开挖铁矿石，然后运到书声农业中学(现已改建成书声敬老院)，后又把大黑山所有的树木包括榛柴像剃头一样全部砍光，书声中诺大的院子被山一样的树木、榛柴围了起来，尔后“大炼钢铁”，当年全国钢铁产量1108万吨，废品就占308万吨，其中就有大黑山铁矿所做的“贡献”。下山的时候，我们试图重新开辟一条道路，但我们失败了，被困在脚无立锥之地的灌木丛里，几个小时才走出大黑山，虽然手臂、脸颊被划的伤痕累累，但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

有一位发小在呼市搞园林绿化，他指着怀台坤兑川北面贫瘠的黄土坡说：经专家论证，我们赤峰地区无论是气候、土壤、海拔还是地貌特征都与文冠果的生物学特征相吻合，是文冠果种植的黄金地带，适应大规模种植，产业化发展。等我有了了一定的积累后，一定把怀台坤兑川栽满“文冠果”树，既美化了环境，又创造了经济价值……我们都盼望他这个愿望早日实现，并在心里默念一定助他一臂之力！

怀台坤兑川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天宝同村东北坡出土的青铜斝考证，它属于早商时期的凸弦纹青铜器，青铜斝是典型的商代器物，为目前中国青铜礼器出土纬度及海拔最高的一件。这里属于夏家店后文化，已有4200年的文明历史，一首老书声人写的歌词《永远的克什克腾》，

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生活：

“东胡人在这里打过猎
鲜卑人在这里跳过舞
克什克腾
目送他们走向远方
……”

怀台坤兑川汉族居多，籍贯大都是山东人，他们继东胡、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之后，或者是响应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或者是为了生计闯关东，在这条蜿蜒曲折的河谷地带世代繁衍生息，虽然经历着生活的艰难困苦，也同时品尝着努力拼搏换来的人间乐趣，正如天义号村裕泉老人张汉明在《书声的品格》一文里所写：“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

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到2006年1月1日，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制度被我国政府彻底废除，怀台坤兑川沸腾了。这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终于有了一种被尊重、被认可的自豪感，土地的激情与活力被激发出来。

我和发小一行人走在阡陌纵横的田埂上，谷子正在拔节，高粱也将吐穗，几台无人机嗡嗡叫着在低空打药……

百川东到海，辽水西拉沁河早在《吕氏春秋》《淮南子》里就把它列为中国六大川之一，怀台坤兑川是西拉沁河的分支，做为怀台坤兑川的子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汇入容纳百川的大海，一路高歌前行，永不懈怠。

天义号村简介：天义号村共有广阔营子、炒米房、裕泉龙、大营子、段营子、倪其营子(天义号村委会原书声乡所在地)大夫营子、天义号组、下沟门组、上沟门组、西梁组、朝阳营子12个村民组。总面积1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000亩，林地面积45000亩；户籍人口2346人，常住人口1126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3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万元。



成了4家养殖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浩来村，养羊大户300只以上达到10余户，除老弱病残的40余户，多数家庭养殖数量在100只以上。以前，养牛养羊都是为了换成票子来改善生活和供养孩子上学做学费，自己舍不得吃；如今，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已成为过去，想要吃肉，随时可以宰杀。寻常的日子就象过年一样红火。

种药大户胡德元今年67岁，2020年，他登记注册了神草药业种植合作社，注册资金100万元，他任董事长。地道的农民种出来道地的蒙中药材。他试种黄芪、防风，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扩大种植面积达到400余亩，预期效益相当可观，前景闪亮无比。一位年近七十的农村老人如何如此有魄力呢？姜凤国说：“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人心里有底气，干有力气。”朴实无华的话语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92岁的李明才老人是一名老党员，参加过辽沈战役。退伍后回到浩来村，享受退伍军人补贴、低保、长寿补贴。每年冬天，李老都会老伴儿去经棚镇老年公寓住上半年，春暖花开时，老两口又回到村里养花种菜，过上一段令人艳羡的田园生活。

曾经的浩来村贫瘠落后，村部院内处处是坑坑洼洼，一到雨雪天气踩得满脚是泥。如今院内已全部硬化，建起了小公园和活动场所，室内铺上了地板砖，棚面吊上了PPC板，办公设备全部更新。原来村民农闲喝酒、打麻将，混日子成为生活常态，恶性循环使日子越过越穷。如今，在村委

古鲁板图川(俗称黑石滩)从沟门到脑盆全长15公里，二地村的十八个村民组全分布在这趟川的山脚下，古鲁板图三十里的川道狭窄，两岸山连山连绵不断，一直走到万德村上游才到了尽头。一条随川道而流淌的小河弯弯曲曲绕着走，滋养着这趟川的生灵。大山与小河把两岸的村庄编织在一起。小河两岸古榆连株，繁衍惊人，老榆树根系发达，忠于职守，一如既往地守卫着两岸为数不多的良田。老榆树寿命很长，川中老人讲述：现存300岁高龄的古榆为数不多，它们仍然枝繁叶茂、苍葱笼罩、盘根错节、姿态万般，着实是古鲁板图的一道天然风景线，它们承载着历史的分量，静静地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

据川中老年人讲，在旧中国的黑暗时代，每遇荒年，老榆树为两岸生灵提供了可供生存延续下去的依靠和保障。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老人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就是那句老话：没有大自然人类就没有未来。

古鲁板图川自远古至今，人们始终恪守农耕传家的信条。古老的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就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农耕文化的伟大影响，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戏台上的道具，早已成为文人们书写民间故事、反映社会现实取之不竭的素材源泉，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农耕文明自从形成了一种模式开始，就温和奔放地喷涌着人类理性生存的追求。

古鲁板图自古就是一个富庶的山区，在那大车老板子最张扬的时代，老班子说的顺口溜：“哎！哎！你让我草一草，我给你古鲁板图那趟川，那趟川，黑石滩，黑石滩不遭死贱年……”

这说明古鲁板图川自古就是可以供人们长久地生产生存而有保障的安全地方。所以，许许多多闯关东、走西口、奔生计、逃荒年、避战乱的人们选择在此长久居住，由于这个原因，古鲁板图川的居民，大多都是这样来的。

古鲁板图川五谷杂粮俱全，耕地有三种类型：小河两边的平地当地人叫山根儿地可种植黍粟米谷；山坡地可种植荞麦、油料作物等杂粮；漫甸几地大面积种植小麦、苜蓿等大田作物。

在那农业机械化尚属梦想的年代，庄户人家耕作用的全是弯犁笨镐、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这就是古老的农耕模式。每当盎然春意慢慢地由南向北蔓延开去的时候，北方大地也做好了为各种生灵提供可靠营养的准备，轰轰烈烈的农耕便开始了。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庄户人家忙着抢墒，叫做顶顶播种。种完小麦、苜蓿等作物，就该种黍粟之类的作物。一个木头犁杖需两头牛拉，还要有经验的老庄稼人扶犁，不仅垄要直，垄大垄小要合适，翻土深浅还要合适，翻土深，苗出不齐，翻土浅，盖不住种子，小苗出不齐。犁铧子翻出的垄沟后边是敲点葫芦下种的人，点种更是技术活，什么样的作物有什么样的种子密度，而且不能断苗，所谓三分扶犁七分点籽。点上种子还要用木梭盖土，之后还要打滚子保墒。所以，一副犁杖至少要四个人进行操作，才能完成春播的全部流程。在人民公社时期，春播出动很多犁杖，大面积的农田里，扶犁人的清脆声、喝牛声，下种敲击点葫芦的清脆声，石碾子吱吱呜呜的转动声，再加上布谷鸟远近高低叫个不停，构成了一章农耕文化的交响曲。

随着农业机械化作业开到了田间，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农耕模式，退出了农耕文化的历史舞台。它将成为古老的文化底蕴被写进历史，延伸到更为久远的时代。

曾几何时。随着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不断升级，牲畜自然放养，乱砍盗伐，草牧场沙化严重，乱石重重左右纵横，野生动物消失的无影无踪。一场大雨后，山水下山，为数不多的河边地被水冲走。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不治理不得以生存的时候了。面对生存危机，牲畜舍圈饲养，封山育林等善待自然的行为成为村民的首选。二地村因此也涌现出很多治山大户，治理面积都在千亩以上。

韭菜坡村民组村民赵子文老人承包了千亩荒山，在山上了盖了房子，老两口搬到山里住，发动全家男女老少全部投入到植树种草的劳动中来。

栽树700亩，有山杏树、杨树、落叶松、榆树等树种。几十年的辛苦劳作，昔日的黄土山，如今真正变成了绿水青山。漫山遍野的树木诉说着主人的辛勤付出。问他们对荒山的

散文

魂牵梦绕是家乡

■ 袁清良

西沙窝子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南部边缘，也是我生长的家乡，这里因为缺水，围绕打出井的地方逐水草而居，人们就把自己的村民组冠名红土井子、腾克力井子……白土井子因水井周围产一种白色的黏土而得名，村部建在这里就演变成村的名字。

“省鞋底费鞋帮，省裤腿费裤裆，省水桶费水缸。”这是曾经流传西沙窝的一首民谣；何为三省三费，就是西沙窝草木茂盛，地上没有石子，绵绵软软的沙土地不磨鞋底磨鞋帮，鞋帮就早早被草木划破了；人们出行大多是骑马，因为马鞍子少，一般是骑在马的脊背上叫骑骡马，这样省了裤腿、费了裤裆；西沙窝缺水一般是用水车拉水，储备水时需要很多水缸。

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里由于超载放牧，过于开垦，加之人为的乱砍盗伐，沙地被破坏得不到合理的休养生息，致使春日里沙尘肆虐，夏日里干旱少雨，秋日里霜冻早临，冬天无雪大风狂躁，过去的青山翠峦变成了一片无边际的沙海银坝，车辆修建的沙路，成为浩来人的金钵银斗。腰杆挺起来了，钱袋子鼓起了，小日子火起来了。浩来人靠勤劳的双手、滚烫的汗水，依托国家的好政策，生活蒸蒸日上，士气虎虎生威。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整理行囊，打道回府，打算植根在家乡的沃土，描绘新的人生蓝图。

浩来村，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村子，注定会成为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庶之地。

浩来村简介：浩来村总面积112平方公里，辖8个村民组，户籍人口583户1108人，常住人口244户438人。耕地面积409.2公顷。主要种植牧草、小麦、葵花、苜蓿。农业主要养殖牛、羊、草场6669.22公顷，家畜存栏1.2273万头只。林地面积506.66公顷，其中人工林面积204.03公顷。农牧民专业合作社4家。2021年人均纯收入98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6万元。

散文

农耕文明唱春天

■ 郭久良

投入情况，他们自己也不说清楚。是啊，他们那一身一身的汗水有价值吗？他们顺脸而下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有办法计算吗？

二地村徐营子村民徐国栋承包了敖包沟1000亩荒山，他不仅发动家人、亲朋好友帮忙干，卖掉了自家的马、牛、羊、猪，全部投入到治山上。在山里盖了房子，他弟弟常年吃住住在山上，几十年的封护治理，换来的是满山落叶松已成材，沟塘杨树参天蔽日，小灌木纵横交错，野草覆盖了大山的每一寸土地。过去连兔子也不肯去方便一下的敖包沟，如今成了兔子、兔子、野山鸡们的国度，就连害人的野狼也来入户，野狼乘人不备偷偷跑出大山作案，蹦进庄户人家的猪圈，把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大肥猪当做它饕餮的美餐。大骡子大马在山上吃草，也成了它进攻的对象。养羊的人们为防止野狼黑夜进圈，养了护羊犬还不放心，夜间起来放几个二踢脚。据说这个办法很管用，初一你起来放炮，初二我起来放鞭……

还有刘少玉、孟吉祥也都是千亩荒山承包户，通过几十年的封护治理，荒山树木覆盖绿树成荫。站在风景线上，画里画外都是美丽和震撼。他们承包的所有荒山，都是一幅色彩素雅而动人的水墨丹青，令人陶醉其中。

生机，植被在慢慢恢复，环境在慢慢向好。

深秋时节，叶已落尽。再次走在故乡的山间，满眼的枯枝衰草。只有那红的通透的山里红、山丁子、红艳艳、俏生地挂在光秃秃的枝头，成了深秋山间最靓丽的一道风景。光阴如梭，日月递催，我们沐浴着相同的猎猎季风，迎着相同的节气变换。秋叶分给我们相等的红，天空空给我们同样的蓝。而晚秋带来的蒹葭露冷，给了我们以相似的苍凉和烽烟。

这不仅想起小时候会在满树的青青的山梨、山杏间寻找果子的顽皮，偶尔发现一个已经红了半边脸的果子，就会攀爬采摘，或是弄个长长的杆子，满树的会抽打。偶尔有掉到地上即使沾上泥巴，也会捡起来用手搓一搓嘴上一两口，再嚼一嚼，略带甜甜的、酸酸的、涩涩的汁入口之后，甜味不足，涩之有余，即使牙齿难耐舌头有些拿不准，满足的笑也是挂在嘴角。

目光拉到近焦，浏览一树树的山里红、犹如繁星的山丁子、洒满草丛的欧李……怎地一个“红”字了得。初霜后这些山野的果实才是最好吃的时候。虽然现在行坐牛车或骑马，运进运出货物和一些建筑材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许多人背“井”离乡，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2020年的秋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白土井子村山东井子组。让我真的没想到这样偏僻的穷山沟沟，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沙漠里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直通村部，下面的各个自然村也相继修通了砂石路，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如今变成了现实。由于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的落实，路的两边草木繁茂，山菊花在路边迎着笑脸，蜂蝶在花蕊上狂吻嬉戏，云雀在井子上歌唱，多年不见的苍鹰盘旋在湛蓝湛蓝的碧空中与白云撩逗，时而滑翔、时而俯冲，家乡的山野又换上了绿装。人工林在不断地蔓延，绿草地也在扩展，各种植物竞相生长，动物们又回到了这里生息，一时间看不到的孢子、马鹿、沙狐、狼又回到这里。山杨树和白桦树在这里都郁成林，壮硕的沙榆树枝繁叶茂，灌木丛也恢复了应有的

四季交替，留不住花开几许，岁月轮回，带不走心如止水。慢煮生活的馨时晓月，醉了一地的轻快浅暮，敷了一脸的忧伤叹感。人生的苦难摊开在光明的枝头上，晾晒成了一段段追忆的风雅。

怀揣一缕暖阳的游子，追逐一个家乡的梦，白土井子的梦想就在眼前。